



沉默的墓園，未竟的公義：光州事件的回聲

-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強人政府以武力維穩

在感恩節假期，我與太太踏上韓國的土地。旅程中最令我沉思良久的，不是古雅的皇宮，不是純樸的文化村，不是莊嚴的佛寺，不是繁華的城市，也不是絢爛的夜景，而是那一片靜默的山谷：「國立518民主墓地」。這座墓園在1993年籌建，於1997年完工，它紀錄了小人物在大時代下的奮鬥，見證了在驚濤駭浪下的一葉孤舟，交織出歷史的傷痕與未來的盼望。

相信觀賞過《逆權司機》（又譯為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）或《華麗的假期》等韓國電影的讀者，對1980年5月18日光州民主化運動並不陌生，以下我將會簡單介紹這段既悲痛又象徵民主覺醒的歷史。

1979年10月，韓國總統朴正熙遇刺身亡，政局陷入混亂。此時，全斗煥將軍透過軍事集團「新軍部」迅速掌握權力，於12·12軍事叛變後主導政局。他以維穩為名採用高壓統治，包括頒布並強化緊急戒嚴，全面壓制學生運動、新聞自由與在野勢力。

1980年5月17日，全斗煥宣布將戒嚴令擴大至全國，逮捕大量學生領袖、知識分子與反對派人士。翌日，光州市民與全南大學學生走上街頭抗議戒嚴、要求民主改革。當天在校門口與空降部隊（特戰司令部所屬部隊）爆發激烈衝突，軍方以棍棒、刺刀、催淚瓦斯及實彈武力鎮壓。

隨後軍隊封鎖光州，切斷外界聯繫，對手無寸鐵的市民持續開火，造成大量死傷。當地居民為自保而組成「市民軍」，短暫奪回市政廳並維持城市秩序。然而軍隊的火力與裝

備具有壓倒性優勢，最終在5月27日清晨的「光州再奪回作戰」中，全面將抵抗力量鎮壓下來，民主運動正式告終。

民主的代價和勝利

事後，首爾地方檢察院以「內亂」等罪名起訴多名參與者。被捕人數因資料來源不同而有差異：有記錄指1,394人遭逮捕，也有資料指出多達 2,522人被羈押；其中包括後來成為總統的金大中，但金大中本人被捕與光州事件沒有直接組織關係，軍政府利用光州事件，控告金大眾「涉嫌煽動叛亂」。金泳三當時是另一位民主運動領袖，雖然他並未因光州事件被捕，但也受到全斗煥政府嚴厲打壓。518事件的死亡人數同樣存在巨大爭議，南韓軍政府宣稱165死亡，但後來的真相調查委員會、民間統計與學術估算普遍認為實際死亡數字應介乎600至2,300人，遠高於官方說法。

在光州被封鎖期間，一名德國記者尤爾根·辛茲彼得（Jürgen Hinzpeter）在一位首爾出租車司機的協助下成功進入光州，拍攝血腥鎮壓的畫面，影片外流後震驚世界。《逆權司機》（2017）



正是以此事件為原型。國際社會譴責全斗煥政權，美國亦因人權問題對南韓施壓，甚至警告若不改善情勢，可能影響即將舉辦的漢城（首爾）奧運。

雖然軍政府一度判處金大中死刑，但最終因美國等國際壓力而改為減刑。20世紀80年代後期，韓國國內的民主化力量愈發壯大。在民意與國際環境的雙重逼迫下，全斗煥的接班人盧泰愚宣布進行民主改革，並在1987年實施直選總統制。隨後的新政府在1990年代中期對光州事件展開司法清算。全斗煥與盧泰愚因軍事叛變、內亂、貪污等罪名被逮捕、審判並判刑。

象徵着希望的民主墓地

踏入墓園，廣場的兩側豎立着兩組雕塑。左側是「武裝抗爭軍像」，它是紀念那些在光州黑暗時刻中挺身而出的民兵，他們表面粗獷，卻含着無言的溫情；右側是「大同世上軍像」，凝固了當年示威者忍着傷痛高唱〈大同世上〉的瞬間。這些雕塑形象化地顯示出歌聲向天際托起願望：縱然今日血流成河，但人間仍有大同之夢，將來仍有一個新天新地，可以浴火與灰燼下重生。



穿過兩座雕像，我們面向「追念門」，那門頂宛如一雙手，彷彿要將為民主殉道的靈魂高舉至光明更深處。我們從門下走過，就像跨越了歷史與當下的界線，也跨越了生者與亡者之間的低語。

不久，一座四十米高的「追思塔」出現在眼前，塔身中央嵌着卵形的塑像，如同漂浮於時空中的子宮，象徵518犧牲者的靈魂被悉心承載，也象徵苦難所孕育的新生命：民主得以萌芽、破殼、延續。

走到塔後，整齊排列的墓碑靜默地伸向遠方，這裏長眠的烈士，在生前曾被貼上「叛亂者」的標籤，被誣為動搖政權的逆民；然而多年後，物換星移，滄海桑田，撥雲見日，真相得昭。他們終於以本來的面貌回到國家懷抱，從污名中被召喚回來，成為照亮後世的燈火。行走其間，我只覺山風輕拂，像是那些曾受苦的英靈在耳邊低語：「自由從未廉價，但真理終會歸位。」

最後的審判

然而，即使來到墓園最後的長眠之地，彷彿看到了終局，我仍不免感到一絲失落的苦澀，因為嚴格來說，公義還未完全彰顯。1996年全斗煥被首爾地方刑事法院判處死刑，幾個月後改判為無期徒刑，一年之後被時任總統金泳三與當選總統金大中共同特赦，實際上他只是被監禁一年。出獄之後他還撰寫回憶錄，批評光州事件的「暴徒」，死者家屬控告他誹謗，但他多次以健康理由而拒絕出庭，2021年全斗煥在家中去世，享壽九十。全斗煥直到去世仍拒絕為光州屠殺道歉，也從未承認自己的罪責。

全斗煥的僥倖，並非歷史的孤例。許多獨裁者也曾踩着白骨，卻能在暮年安穩地睡去。波爾布特由1975年至1979年期間執政，發動了慘絕人寰的「赤柬大屠殺」，估計被害人數高達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。波爾布特於1998年因心臟病去世，終年73歲。

若只把視野限於今生今世，這缺席的公義確實令人洩氣。正義彷彿走得太慢、太遲，像永遠追不上傷痕累累的世界，永遠無法抹乾猶如泉湧的眼淚。不過，在人世間的地平線之外，還有另一種隱藏的秩序，這不是人手所寫的，而是超越時空的終極天秤。那些劊子手也許能避開一切人間的法庭和監獄，卻無法躲過最後的審判。

2025年12月1日

《沉默的墓園，未竟的公義：光州事件的回聲》
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[更多資訊](#)